

長春英烈

1923·9 — 1949·9



血溅春城 名垂青史

——吴恒夫烈士传略

陈治平 薛 烈

雄伟的长春解放纪念碑，镌刻着这样的碑文：向为解放长春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血一样的大理石，深沉凝重的话语，引起人们无限的崇敬与怀念。是的，长春的解放是与烈士的牺牲联系在一起的。为了长春的今天，数以几千计的先烈倒在了那漫漫的征途上。首克长春战役的东南纵队副司令员吴恒夫，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一

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九日，吴恒夫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枣林畈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起名为均平，号恒富，恒夫是参加革命后使用的名字。恒夫的父亲是一个有见识的庄稼人，恒夫八岁时，他决定靠打短工挣钱供恒夫读书，以改变凄苦的家境，使孩子将来能有个好前途。小恒夫懂得全家人供他读书是多么不易，学习非常努力，一有空闲就帮助父亲干活。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烈火在湖北熊熊燃烧起来了，党领导的暴动农民曾一度占领了黄安县城。只有十三岁的吴恒夫，以昂扬的心情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他性格活泼，爱说爱唱，带领小伙伴们站岗放哨，送鸡毛信。因为他有文化，又在乡政府担任了秘书，与乡亲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早熟的少年，从此立下了为劳苦人民的解放而献身的志向。

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反动派的屠刀也杀到了黄安。在严酷的形势面前，小恒夫毫不退缩，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他加入了共青团。转年四月，他又瞒着家人在七里坪参加了红四军。这时，他家尚有年幼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生活异常艰难。恒夫走后，母亲整天想他，把眼睛都哭瞎了。

一九三一年，红四军扩编为红四方面军，吴恒夫在红三十一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任排长，战斗在鄂豫皖游击区。转年四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随着红四方面军冲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经豫南、陕南，翻越大巴山，转战到川东。四川军阀田颂尧、刘湘等部二十多万人，妄图把红军赶到大巴山以北和陕西一带，群起围攻。红四方面军经过一年多的苦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吴恒夫打仗勇猛，身先士卒，升任为连指导员，后又调到巴州旺仓镇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任连长。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时，吴恒夫在庆阳红军步兵学校二营六连任指导员。红四方面军由于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领导，三次过草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牺牲。一九三六年初冬，张国焘命令刚走出草地不久的红五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自靖远上游强渡黄河西征。在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

上，西征部队遭到拥有骑、步、炮兵优势的敌人十三个旅和大批地主武装的围追堵击。红军没有取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也没有弹药补充。一九三七年春天，在古浪战斗中，红九军损兵一半。高台血战七昼夜，红五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又在黎园口、康龙寺作战失利，红三十军遭受重大伤亡，杀出重围后部队已溃不成军。吴恒夫只身一人在山里躲藏了几个月，他没有悲观失望，满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沿路乞讨，于九月来到了兰州。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他去了延安。

二

吴恒夫到达延安以后，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的第三期学员。毛泽东同志给抗大作《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等重要报告，使学员们深受教育，大家认清了抗战的形势，坚定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吴恒夫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留校任教。

一九三九年四月，吴恒夫任抗大总校一大队三队队长兼军事教员。这个队的学员多是来自敌占区和蒋管区的青年学生，他们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长途跋涉，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吴恒夫处处以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和模范行动，热情关怀和耐心教育学员。为了搞好教学，他刻苦钻研，在小油灯下读书备课到深夜，顶着满天的星星到野外去试教。他在军事课中讲授的持久战、运动战、游击战以及射击、刺杀、投弹等内容，理论联系实际，示范动作标准，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这一年的七月，为克服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党中央决定把抗大迁到敌后去办。出发前，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抗大师生讲话，教育大家坚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领导这三

个法宝，坚持抗战到底。经过三个月的行军，到达晋察冀地区的蟠龙镇。翌年十一月，抗大总校四团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建立抗大六分校。六分校共设五个营，吴恒夫任一营营长。这个时期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抗大不仅要在日伪封锁、“扫荡”的环境中办学，而且要勒紧腰带，咬紧牙关，克服生活上的严重困难。最艰苦的是没有粮食、没有蔬菜、没有食盐，更没有油吃。武乡一带盛产柿子，大家就学老百姓的办法，把柿子晒成柿干，磨成面，再拌上糠，蒸成窝窝头或烙成柿面饼。这种“柿子面”又粗又涩，既难下咽，又不易消化，吃下去连大便都很困难。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六分校开展了大背粮运动。吴恒夫带领一营从武乡、蟠龙一带翻山越岭，走二三百里的崎岖山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和顺、昔阳等游击区去背粮。每次背粮，吴恒夫总是拖着曾经负过伤的身子，走在大家的前面。由于极度疲劳和缺少营养，大部分同志都得了疟疾。吴恒夫带领同志们边走边唱歌，激励大家的乐观主义精神，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一路笑声朗朗地运回粮食。

一九四二年四月，六分校奉命合并回总校。这时，总校迁往河北省浆水镇，重新进行整编，组成“上干科”和“基本科”。上干科主要培养营团级以上干部，基本科主要培养排连级干部。吴恒夫担任了基本科副科长，驻扎在浆水镇以北。五月，日伪出动三十万人马，向我太行山区残酷“扫荡”，推行“蚕食”政策，到处修碉堡，挖封锁沟。抗大总校离敌人最远的地方有三十华里，最近的只有八华里。日本侵华司令冈村宁茨不惜血本地提出：用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用二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我军为了粉碎敌人的包围计划，提出“敌进我进”的口号。吴恒夫奉总校领导滕代远、何长工的命令，率领基本科的第三、八、九连和校部警卫连、通讯排约四百余人，组成反“蚕食”

斗争挺进大队，寻找敌人的空隙，在七月十一日晚机智果敢地冲出了日伪的包围圈，插到了北线敌人的后面，配合地方武装和当地民兵袭击敌人据点，摧毁伪政权。他们在十五天内作战四次，毙伤日伪军三十余人。俘获伪军抢掠群众的牲口一百五十余头，解救被敌人掳掠的民夫七百余人，并缴获不少军用物资，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吴恒夫率领挺进大队，乘胜宣传、组织群众，平沟毁墙，进行反封锁，维护了总校及驻地群众的安全。

一九四三年一月，抗大总校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进行战略反攻，重返陕北绥德。吴恒夫这时担任第四大队大队长，驻扎在子洲县双湖峪。抗大到陕北后，投入了整风运动。吴恒夫辅导学员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清除头脑中的错误观念，使大家在思想修养上有了新的提高。在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中，吴恒夫又把四大队的生产搞得有声有色，带头纺线开荒，进行评比竞赛，改善了同志们们的生活。

一九四四年，胡宗南派四十万军队包围延安，又一次制造反共高潮。驻扎在子洲县周家岭三五九旅的一个团奉命调去保卫延安，由四大队接替驻防。当时四大队没有枪，赤手空拳。然而时间急迫，不容迟缓。吴恒夫毫不犹豫，率队连夜进驻周家岭。这时敌人随后赶来。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吴恒夫沉着冷静，指挥学员们虚张声势，故意在村子里弄得鸡飞狗跳。他还带领几个人骑着马，不顾危险，有意暴露目标，吸引敌人。敌人以为是我们的骑兵团队来了，没有敢发动进攻，悄悄地撤离了。过了几天，上级才给四大队发来了枪支弹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吴恒夫逐渐成长为一名有魄力的军事教育领导干部，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指挥人才。他精明强干，待人诚恳，一双眼睛总是闪烁着坚定和智慧的光芒。虽然他有时也对做错事的同志发火，但事过就完。他从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

不摆架子，经常和同志们说说笑笑，亲密无间，赢得了同志们的敬佩。一位战友在吴恒夫的工作手册上题词：我们在一起战斗了几年，你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工作中你是最负责、最深入、最有成绩、最能团结人的同志之一。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东北是他抢夺的首要目标，不断增派军队到东北去。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于一九四五年秋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开赴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正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吴恒夫，在毕业前夕请求到部队去，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他被任命为在延安组成的一支干部大队的副队长，率队奔赴东北。

干部大队从延安出发，步行到承德，换乘火车抵达辽宁的小三家子。在法库，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二十五旅的两个团，护送他们到当时东北局的所在地——梅河口。二十五旅是一支新部队，主要由冀南军区二十一团和鞍山的部分矿工组建起来。护送干部大队的任务完成后，部队开到吉林的朝阳镇休整，番号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吉东警备二旅，下辖四、五、六团。为加强领导力量，吴恒夫和干部大队的一批干部被抽调到这个旅，吴恒夫担任了旅参谋长。

一九四六年春节刚过，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二旅，东进延边地区，执行接收日伪军弹药库、维持地方治安、清剿土匪三项任务。二月十五日晨，部队从朝阳镇出发，十七日到达桦甸县城。稍事休整，继续东进。北国的冬天，异常寒冷。吴恒夫和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裤，行进在茫茫雪原。部队过后，后面留下一

道深深的雪槽。二十二日中午，部队翻过新开岭，到达敦化境内。

敦化，是延边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土匪活动最猖獗的地区。盘踞在这里的匪首张爽、唐玉，网罗匪徒五千多人，被国民党改编为“中央先遣军”，号称有十个团、上万人。这些匪徒大多配有一支长枪和一支短枪，枪法好，又熟悉地理环境，到处为非作歹，残害百姓。二旅初到敦化，地形不熟，敌情不详，只好边侦察边前进。傍晚，担任前卫的四团一营进至离敦化县城三十余里的官屯子。眼看就要进村了，突然枪声大作，四百多土匪凭借围墙、房屋等掩护，向我猛烈射击。在村西南的山梁和北面的高地，土匪也配备了火力，把一营压在官屯子西面一片积雪二三尺深的开阔地上，攻不上去，退不下来，后面的部队也无法增援。这次战斗一营伤亡一百三十余人，损失很大。

吴恒夫随旅直属队和五团赶上来，认真分析了敌情，确定了下一步剿匪措施。三月二日，五团向据守在大荒屯的敌人发起了攻击。屯子在土岗上，我军处于仰攻，伤亡很大。团长江贤如心急如焚，率队冲杀在前，英勇牺牲。这使吴恒夫异常地恼怒。三月四日凌晨，他指挥四、五两团，将逃窜到大荒沟、三道荒沟一带的千余名土匪包围。经过一上午的激战，毙伤俘土匪二百余人，残匪迅即溃逃。三月九日，在驻敦苏军的配合下，二旅将残匪包围在大桥屯，攻破了敌人临时构筑的防御工事。战士们高呼着“为死难的战友报仇”的口号，奋勇冲杀，将匪徒打垮，活捉四百余人。

这样，前后半个多月，二旅将敦化境内的土匪基本肃清，解除了国民党“先遣军”对敦化的威胁，保证了延边根据地的建设。少量残匪狼狈西窜，逃往长春。吴恒夫带领五团跟踪追击，必欲将其一网打尽。

四

当吴恒夫率部队来到长春外围时，正赶在一场大战的前夕。

一九四六年春，蒋介石进犯东北的兵力达到七个军十九个师。他们先侵占沈阳，又占领辽阳、鞍山等地，并沿中长路北犯，妄图一举攻占四平、长春，进而独霸东北。盘踞在长春市区的敌人，以汉奸姜鹏飞的“铁石部队”为核心，收罗日伪残部、地下军、先遣军、土匪等二万余名，凭借伪满时修建的坚固城防工事，策应蒋军北犯。为了粉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阴谋，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我军决定夺取长春。在吉辽军区组织下，一支支全副武装的部队，从四面八方云集长春城外，总计一万九千余人。按照攻击方向，编为西南、东北、东南三个纵队。吴恒夫被任命为东南纵队副司令员，率部进攻南岭伪第五团及拉拉屯伪军官学校，然后向市中心攻击。这个纵队由二旅五团、延吉警备一团等三个团组成。

四月十四日下午二时，惊天动地的枪炮声骤然划破了春城的宁静，我军争夺长春战役开始了。吴恒夫所在的东南纵队的三个团，在南岭、二道河子地区猛攻敌人的外围防线。长春车站的一个连守敌，刚和我军接触就往后撤，一直撤到东大桥西侧。刁家山、净水厂的敌人，也是放了几枪就龟缩到市里去了。拉拉屯伪军官学校的敌人，凭借铁丝网、围墙和坚固的工事进行抵抗。我军迅速炸毁敌火力点，战士们迅猛冲向敌人，将其大部俘虏。傍晚，吴恒夫随纵队指挥所进至南湖东侧的“建国忠灵庙”。这时，其他两个纵队也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防线，占领孟家屯、拉拉屯、大房身、宋家洼子等军事要地，控制了飞机场，切断了敌人的陆空交通。

十五日凌晨五时，三路纵队同时向市区发起了猛烈攻击，整个城市顿时笼罩在战火之中。吴恒夫亲临前沿指挥，连续攻克南岭、工业学校、农学院、理科院等敌据点。

临近中午，吴恒夫率部队推进到“大陆科学院”（今应化所）时，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这是一座三层楼房，地面两层，半地下室一层。在正面防雨檐下和楼顶上都用沙袋构筑了工事，楼内窗口配备了各种火力。楼前还设置了鹿砦和铁丝网。敌人的疯狂火力，压得我军战士抬不起头来。吴恒夫不顾危险，上前判明敌情后，命令部队一方面组织火力压住敌人，一方面组织爆破组突击爆破。冲击开始了，爆破组甩出一排手榴弹，随着爆炸的烟雾向大楼运动。居高临下的敌人发现后，立刻扫射起来。爆破组的战士没冲出多远，便有人中弹倒下了，后边的战士被压制在马路中间。这样连续攻击几次，都没有成功。吴恒夫向纵队司令员贺庆积汇报了情况，请求炮兵支援。在我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敌人楼顶的火力点顷刻被毁，楼内也被打着了火。战士们在一片杀声中冲了上去，“大陆科学院”终于被占领了。

十六日——战斗开始的第三天，吴恒夫指挥部队继续向市中心推进。大同大街（今斯大林大街）上，敌人设置了一道道鹿砦，两侧构筑了明碉暗堡，部队每前进一段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经过激战，我军夺取了新京医科大学，进至兴仁广场（今解放广场）南侧。兴仁广场的西北角上，矗立着“万字会”大楼（今市图书馆），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一个所谓慈善机构，临街修筑了坚固的围墙和高大的门楼。敌人据守在这幢大楼，控制了东西、南北的交通，成为一个重要据点。吴恒夫命令战士们啃几口干粮，喝几口水，略作休息后占领了广场东南、西南两侧的建筑物，形成对“万字会”的半月形包围，准备开始攻打“万字会”。这时，纵队贺庆积司令员和邓飞政委来到广场东南角上的

伪禁烟总局大楼（今财贸学院）。吴恒夫向他们汇报了战况，领着他们一块到楼上观察敌情。当走到转角处时，一梭子子弹突然从窗外射了进来，走在前面的吴恒夫头部中弹，鲜血立刻涌流出来。同志们马上把他抱到楼下，包扎伤口。吴恒夫艰难地仰起了头，深情地望着大家，停了几秒钟就牺牲了！

战士们忍住悲痛，把仇恨的子弹推入枪膛，向敌人发起了冲锋，“万字会”的敌人很快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到十八日下午，长春的二万守敌被全部消灭，胜利的红旗飘荡在春城上空。

首克长春的“四·一四”战役，是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军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作为这次战役的指挥者之一，吴恒夫的名字和他所创建的业绩，将永远在革命斗争的史册中闪耀光芒。

鏖战长春的英雄团长

——朴洛权烈士事略

张世杰

一九四六年四月，在有名的长春“四·一四”战役中，东北民主联军延吉警备一团团长朴洛权，不幸壮烈牺牲。

朴洛权，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朝鲜，后随父亲迁居汪清县百草沟，靠务农维持全家的生活。日本帝国主义很早就把延边地区变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使延边各族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困苦不堪。朴洛权从童年时候起，就萌生了对欺压百姓的日本侵略者和地主恶霸的仇恨心理。一九二八年，延边地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百草沟学校的教员，这时常常向群众宣讲俄国的十月革命，用革命的道理启迪群众反日救国的思想。朴洛权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儿童团组织，积极参与了贴标语、撒传单、送情报、放哨等活动。一九三四年，他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汪清游击队，在石岘和小汪清地区袭击日伪军，惩罚日本走狗。不久，他离开家乡到珲春县担任突击队长。朴洛权在战斗中十分勇敢，有股子一往无前的气魄。有一次，他在战斗中腹部

受伤，肠子都露了出来。他强忍剧痛，用一块布堵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一九三五年，朴洛权调到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五军教导大队，做警卫工作。

经过艰苦革命斗争的锻炼，朴洛权于一九三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一九三八年，他调到东北抗日联军二路军指挥部，担任了警卫大队长。这年春季，为了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立东北抗日联军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朴洛权随同周保中渡过乌苏里江，到苏联远东军区联系，不久回国。一九四二年，东北的抗日斗争进入了艰难困苦时期，朴洛权又随同抗联部队一起转移到苏联远东的伯力，参加野营教导旅的学习，进行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随时准备返回祖国消灭日本侵略者。

日夜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初，苏联红军攻击日本关东军的消息传到教导旅，整个营地一片欢腾。朴洛权和所有抗联战士一样，欢喜若狂。八月下旬，抗联野营部队在周保中带领下回到东北，配合苏联红军消灭日本侵略者，从日伪手中接收东北主权。九月十九日，作为抗联延边分遣队的成员，朴洛权到达延边，担任了龙井城防副司令员。十月下旬，成立延边警备司令部，组建延边警备一、二、三团，他担任了第一团团长。

延边地区南靠长白山，北依老爷岭，处于中、朝、苏三国交界地带，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历来为匪患啸聚之地。光复后，各种政治势力云集，斗争尖锐复杂。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汪清县境内最大的匪首王庆云、马希山，网罗四五百名土匪，流窜于庙岭、天桥岭、春阳一带，窜扰乡里。他们还控制着汪清至老爷岭的铁路线，截断了延边通往北满的铁路运输，危害极大。朴洛权奉命带领全团，在三道河、天桥岭地区进行剿匪战斗。将王庆

云、马希山匪部击溃，三百多名匪兵投降，基本肃清了汪清县境内的土匪。随后，朴洛权又带领部队西进，参加安图、敦化一带的剿匪斗争，都取得了胜利。朴洛权机智果敢，英姿勃勃，是个有胆有识的年轻指挥员。他领导的延边警备一团，全部由朝鲜族战士组成，被习惯地称为“朝鲜团”。也以作战勇敢、能打硬仗而出名。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民党向东北大量增兵，沿中长路向北进犯，妄图独霸东北。我党采取针锋相对方针，决定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确保以长、哈为中心的北满根据地。吉辽军区根据东总指示，制定了攻打长春的战斗部署。参战部队编成东北、东南、西南三个纵队，分三路向长春攻击。朴洛权奉命带领延吉警备一团，与其他两个兄弟团合组成东南纵队，参加争夺长春战役。他们的具体任务，是攻击南岭敌五团、拉拉屯军官学校、火车站、市立医院、大陆科学院、“万字会”和市政府等目标，同另两个纵队会师于市中心的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全部占领长春。

四月十三日，攻城的各纵队开始集结，朴洛权带领全团按时到达距长春二十五里的集结地点腰站。十四日下午二点，著名的“四·一四”长春攻夺战打响了。朴洛权率警备一团从肖家窝堡出发，向刁家山、净水厂发起攻击。守敌见我军兵力强大，来势勇猛，不敢抵抗，放了几枪就弃阵而逃，警备团顺利突破了刁家山、净水厂一线敌人阵地。傍晚，另两个团也分别占领了长春火车站和拉拉屯军官学校，东南纵队结束了扫清外围的战斗。

四月十五日凌晨五点，我军向长春市区发起总攻。战斗开始后，警备团与兄弟团共同围歼守卫南岭的敌第五团。经过几个小时的争夺，上午十点占领了南岭、农学院、理科院和工业学校。随后，朴洛权带领全团沿斯大林大街向市中心攻击前进。在大陆

科学院（今长春应化所），受到守敌的阻击。这是敌人防守市区南部前沿的重要据点。凭借一座花岗石建筑的楼房，敌人设置了鹿砦和铁丝网，构筑了堆积式工事，而且配备有重兵和强火力。朴洛权把攻击大楼的任务交给了一营。下午两点，攻击开始。敌人据守着大楼，机枪猛烈地扫射，子弹象下雹子一样飞进，压住了我军的火力，一营组织几次强攻都没有成功。这时，纵队调来炮火支援。随着炮弹的爆炸声，敌人的火力点被一个个消灭，楼内被炮弹击中起火。朴洛权抓住战机，命令一营立即发起攻击。爆破组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向敌人冲上去，用手榴弹炸开楼前的鹿砦和铁丝网，用爆破筒清除地堡，扫清了前进的通道。突击队的战士们冲进楼内，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战。敌人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纷纷举手投降，大陆科学院遂被占领。同时，朴洛权指挥二营攻克了另一座大楼，全歼守敌一个连。当朴洛权和战士们进到科学院楼内时，看到许多仪器、资料被丢弃在地，珍贵的动物标本正受到蔓延的烈火的威胁。他立即组织战士们一面救火，一面往外抢救贵重器材和资料，使它们能够保存下来变为人民的财产。

第二天，朴洛权团继续沿斯大林大街边打边向前推进，中午时到达兴仁广场（今解放广场）南侧。这个广场西北角的“万字会”大楼（今长春市图书馆），西南角的伪财政部大楼（今长春市人大办公楼），东南角的伪禁烟总局大楼（今财贸学院），敌人均配置兵力，特别是“万字会”大楼，是敌人困守长春的又一个重要据点。朴洛权与纵队副司令员吴恒夫研究了战斗计划，决定先占领广场西南、东南角的两座建筑物，黄昏时再向“万字会”发起攻击。这时候，战斗已进行了两天，由于部队推进迅速，战士们只能啃干粮、喝冷水，消耗了很大的体力。朴洛权向部队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战士们斗志旺盛，连续攻占了伪禁烟

总局大楼和伪财政部大楼。下午，纵队首长来到设在伪禁烟总局大楼的团指挥所，朴洛权陪同他们观察敌情。突然，从窗外射进来一梭子弹，吴恒夫副司令员应声倒地，头部被子弹击中，当场牺牲。看到并肩战斗的首长和战友倒下去，朴洛权胸中充满了对敌人的愤怒，他眼流热泪，大声吼道：“打！狠狠地打这帮狗日的！给吴副司令员报仇！”黄昏时，攻击“万字会”大楼爆破组利用地形地物和烟雾的掩护，迅速越过广场，清除了大楼前的障碍和门楼里的火力点。随即，朴洛权亲自指挥突击组向大楼发起了冲锋。战士们怀着对敌人的仇恨，高喊着为“副司令员报仇”的口号，借着夜幕猛冲猛打，很快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冲进了楼内。狡猾的敌人为了阻挡我军向楼上进攻，把楼内的床柜、桌椅等都塞到楼梯口，堵住了上楼的通道。面对这种情况，朴洛权机敏地命令一部分战士退出楼外，从楼墙登上去；又指挥另一些战士，用炸药打开楼梯口。外面的战士们顺着水溜筒、蹬着窗台、抓着墙角往上攀登，到窗前先投进手榴弹，然后趁着烟雾越窗而入。敌人还没有搞清我们的战士从何而来，就当俘虏。楼下的战士也从打开的楼梯口冲上来，上下夹击，消灭了敌人。这一仗，歼灭守敌一百多名，拔除了通往市中心的敌人最后一个据点。

这时，我三路攻城纵队步步紧逼，接连拿下了敌人的重要据点，迫使敌人退缩到市中心的大同广场；坐落在广场周围的伪市政府、警察厅、广播电台和中央银行四座建筑物，成为敌人最后固守的阵地。尤其是中央银行大楼，全部外墙都用花岗石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并装修着铁门和铁窗，壁垒森严，敌人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军遂将大同广场层层包围，围歼敌人的决战时刻来到了。朴洛权代表全团战士，向纵队请求担任了主攻任务。十八日清晨，我军在大炮和坦克掩护下，向大同广场发起

了总攻，警察厅、广播电台被一鼓作气夺下。作为纵队主攻部队的朴洛权团，在西南纵队配合下，中午向伪市政府大楼发起了冲击。战士们勇猛顽强，冒着枪林弹雨向大楼冲去。市府大楼被炮弹击中起火，火势很猛。楼内的敌人无心恋战，纷纷弃楼逃命，被我俘虏。下午两点，朴洛权带领战士们冲进楼内，占领了大楼。至此，残余的敌人都被压缩到银行大楼里，妄图作垂死挣扎。

下午五点，我军向敌人的老巢——银行大楼发起攻击。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敌人的火力很猛，使开阔的广场难以通过，几次冲击都没有成功。我军迅即组织炮火对大楼进行近距离轰击，炮弹将楼内的电线打着，火势越烧越旺，敌人开始混乱。我军趁机发起新的冲击，向大楼跃进。正当我军逼近大楼时，突然有上千的敌人从楼内反扑出来，打头的是头戴战斗帽、端着明晃晃刺刀的日本兵。朴洛权团首当其冲，一时措手不及，被压回到广场东南角的民康路口。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朴洛权意识到，如果敌人突围，就会对我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把突围的敌人打回去！”他指挥全团的轻重机枪猛烈还击，敌人象割韭菜似地倒下一大片。但后面的敌人并不退缩，嚎叫着继续往上冲，妄图夺条生路。见此情景，朴洛权高喊一声：“同志们，跟我冲！”便身先士卒，带领全团向敌人冲过去。他先用手枪一连打倒了几个冲在前面的敌人，又随手操起一支步枪，同战士们一起在广场上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拼命突围，战士们奋力阻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拼搏中，朴洛权腹部中了敌人一刺刀，失血过多，倒下了。朴团长负伤，激起了战士们更强烈的复仇怒火，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杀。这时兄弟部队向敌人发起侧击，企图突围的敌人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只得放下武器投降。守在楼内的敌人，一部分被我消灭，余下的也放下